

海天憶往之一

抗日義勇軍傳奇

● 邵培之（曾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、銘傳管理學院教授）

組織義軍攻遼北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發動瀋陽事變，在我方無抵抗的情況下，迅速攻佔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。東北各地民衆，羣情激憤，結合民間武力，紛起抗日，當時稱爲「義勇軍」。國內民衆和海外華僑，紛紛發起愛國運動，籌募金錢物資，予以支援。也有很多青年，遠赴東北各地，參加義勇軍，或組織義勇軍，從事抗日活動。

我和幾位青年朋友，跋涉千餘里，到熱河東北邊緣的開魯縣，組織義勇軍，準備攻略遼寧北部（抗戰勝利，東三省改爲東北九省，遼寧北部改爲遼北省）。網羅東北退職軍人，結合熱河、遼寧北部民間武力，組成第一軍，官兵大致爲漢人。又延攬蒙古有力人物，號召蒙人，組成第二軍。蒙古幾乎家家有鎗，人人有鎗，一經號召，迅即成軍。軍下爲支隊、團、營等組織，號稱三萬人，實際應有六、七千人，當時稱爲「東北義勇軍第七軍團」。我們當中有一位張果爲，是德國經濟學博士，大家都崇拜洋狀元，軍頭又不肯

相下，便一致擁戴張果爲博士任總指揮，我任政治部主任，負責收復區的行政和軍隊的政工。

編組完成，便向遼北進軍，第一目標爲瞻榆縣。由於軍勢盛壯，迅即擊敗日僞軍隊，收復瞻榆，設總指揮部於郭家燒鍋，並控制縣政府，對於軍隊的補給，方便很多。在瞻榆稍事整補，便進攻第二目標開通縣，經過慘烈的戰爭，又獲得民間武力的協助，遂予收復。這部分民間武力，整編爲獨立支隊。隨即分兵北進，收復突泉縣，洮南遂在我軍三面包圍中，洮南僞軍張海鵬部，已有接洽反正的。如能收復洮南，便和黑龍江馬占山部連成一氣，大有可爲。我有收復開通突泉二縣詩：

「軍威赫赫士無前，纔復開通又突泉，指日洮南拔趙幟，義旗遙接嫩江邊。」
日軍了解這種情勢的嚴重，便調集重兵，再度攻陷開通、突泉，我軍雖仍據有遼北廣大地區，縣城則只剩瞻榆一處。

愛國青年病逝開魯

熱河、遼寧北部，是戈壁沙漠邊緣地帶，具

有沙漠區的景象，居民多係蒙族。瞻榆在開魯東北四百餘華里，除兩端數十里內有人煙，中間三百餘里全係沙草，往來須帶乾糧飲水，晚上也要走路。無處住宿，夜間溫度很低，走累了割野草烤火，稍事休息，再繼續走，俗稱「打野圍子」。我曾有開瞻道中詩：

「無邊沙草夜猶馳，絕塞風寒雪欲澌，圍火小休呼上馬，此中甘苦幾人知。」
我軍正盛時，通訊最感困難，適有上海南洋無線電學校學生吳畏、利用等，前來投效，當即設無線電台於瞻榆十二方地，任吳畏爲台長，派有軍隊，負責保護。吳畏，字之彥，四川瀘縣人，對於邊塞飲食風土。不大適應，積久成疾，頭痛寒熱，日益嚴重。當時瞻榆一帶，既無醫師，又無藥物，更無親人慰藉服侍，淒涼焦灼，莫可如何。我因事經過十二方，看到這種情形，留住一夜，予以照顧；一面派人趕往瞻榆，商借馬車，急送開魯醫治。

開魯也不是大都市，沒有醫院和夠格的西醫，幾位中醫，對於吳畏的病症。都沒有正確的診斷，中藥又緩不濟急，沒有多久，這位愛國青年

便長辭人世，年僅二十有一。大家對這位青年志士的徂逝，都非常悲惋，同為營葬開魯南門外草原中，樹碑紀念。我曾作吳畏小傳，電平津京滬各報刊載，事後又賦五言古詩一首，用資悼念：

「川瀘吳之彥，遊學歐浦湄，南洋習電訊，將以效危時。倭奴肆荼毒，三省遽淪夷，山野多豪傑，紛紛樹義旗。吳君抱忠蓋，北上奮熊羆，瞻榆方十二（十二方地，瞻榆縣地名，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），設電傳戎機。邊塞多風雪，飲食乏甘肥，星移體漸損，豎子逞淫威。荒漠人煙少，無藥更無醫，病榻頗煩灼，慰藉望伊誰。申江有女友，日夜苦相思，夢魂曾縫縵，醒來參信疑。蜀山有老母，萬里白雲馳，呻吟頻呼喚，淒涼淚泉滋。我行經斯處，殘燈守病帷，斷續傾心曲，反覆覽新詩。吳君每詠歎，蠻箋書秀奇，從軍悲以壯，攜情麗以悽。晨興乞車駒，開魯商參者（人參、黃耆均藥名），和緩盡束手，一瞑遂長辭。佳城卜南郭，宿草掩新碑，援筆廬君事，不覺泣涕垂。邦國正多難，胡令志士萎，悼君憾有既，感時何限悲。」

馮馬兩軍轉進熱河

日軍陸續進攻東北抗日武力，吉林馮占海部，包括姚秉乾、宮長海兩部，受不住日軍強烈的攻勢，向西轉進。經由我軍防區，到達熱河北部，設司令部於下窪鎮。馮有高度愛國意識，慷慨尚義，曾在瞻榆稍事勾留，縱談時勢，至為歡迎。

他說：「我們的軍隊原為吉林正式部隊，有較好的組織和訓練，苦戰經年，未曾潰散。你們的軍隊則是烏合之眾，分子複雜，你們幾位的安全，必須多加注意，尤其戰敗時，各自逃命，你們有被俘擄的危險。」

我留一團精銳，駐在瞻榆，負責你們的安全，你們和趙團長保持密切的連繫。」安排停當，纔趕往下窪。

沒有多久，黑龍江馬占山的部隊，也分三梯次向南轉進，經由我軍防區，前往熱河，第一梯次為鄧文部，第二梯次為檀自新部，第三梯次為李海青部。

日軍看出，我軍盤據遼北，是東北義軍和內地的橋樑，便調集重兵，向我軍進攻。蒙古軍隊，知識水準很低，全無組織觀念。我曾率領蒙軍一團行動，臨出發時，我說：「白團長！你這一團有多少人？」他說：「很多！很多！」我說：「三百？五百？一千？兩千？」他說：「你看麼！這一片！這一大片！」讓他們排成二路縱隊行進都辦不到，頭子一馬當先，後面緊跟著一大片，說是「烏合之眾」，再恰當沒有了。日軍看準這一點，便首先向蒙古軍隊猛攻；蒙軍在強烈的砲火之下，紛紛喊叫：「跑！跑！趕快跑！」便

逃逸無蹤。漢人軍隊，較能作戰，但在蒙軍潰敗之下，只得迅速撤退。日軍窮追不捨，直迫瞻榆東門，用大砲向敗軍及瞻榆城內猛轟。張總指揮和第一軍李軍長還在城頭指揮，李軍長說：「不行啦！走罷！」我們幸有趙團衛護，逃出西門，奔向開魯。

滿城鄉民拓殖開魯

我們回到開魯，張博士和同來的朋友，認為軍隊大部潰散，不易再有作為，相繼返回平津。我還不死心，想收拾敗殘。相機捲土，選定西門大街一家已經歇業的糧行，設置辦事處，繼續工作。那家糧行，房屋建築得很好，院落也很寬大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從外面回來，門口停著一輛嶄新的馬車，兩匹馬駕車，體形毛色，幾乎完全一樣。我問衛兵：「這輛漂亮的馬車是作什麼的？」他說：「是來迎接您的，人還在客廳裏，已經等候很久了。」我走進客廳，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，打過招呼，便開始談話。

他說：聽說您是河北滿城人，我姓商，也是河北滿城人。今天奉父母之命，迎接您到我家吃酒，難得鄉親到此地，千萬不要推辭！」接著說：「我家原住滿城東區，清朝光緒後期，連年荒旱，生活困難，父母把僅有的家當變賣，作為盤纏，帶著三個未成年的兒子和一個姪子，推著一輛獨輪車，打算到東北墾荒。走到這裏，看到這一帶的荒草，非常茂盛，一定適合種植五穀，便停留下來。」

商某又說：無邊荒草，草比房還高，沒有樹木，也沒有什麼可作目標的，家人分頭工作，便不易聚合。後來發現荒草上面露出一個白色的塔尖，便找到塔那裏，全塔沒有文字，何年何月何人所建，無從知悉。我們便在塔旁搭建簡陋的房屋，家人出去，傍晚向著白色的塔尖便可走回家。



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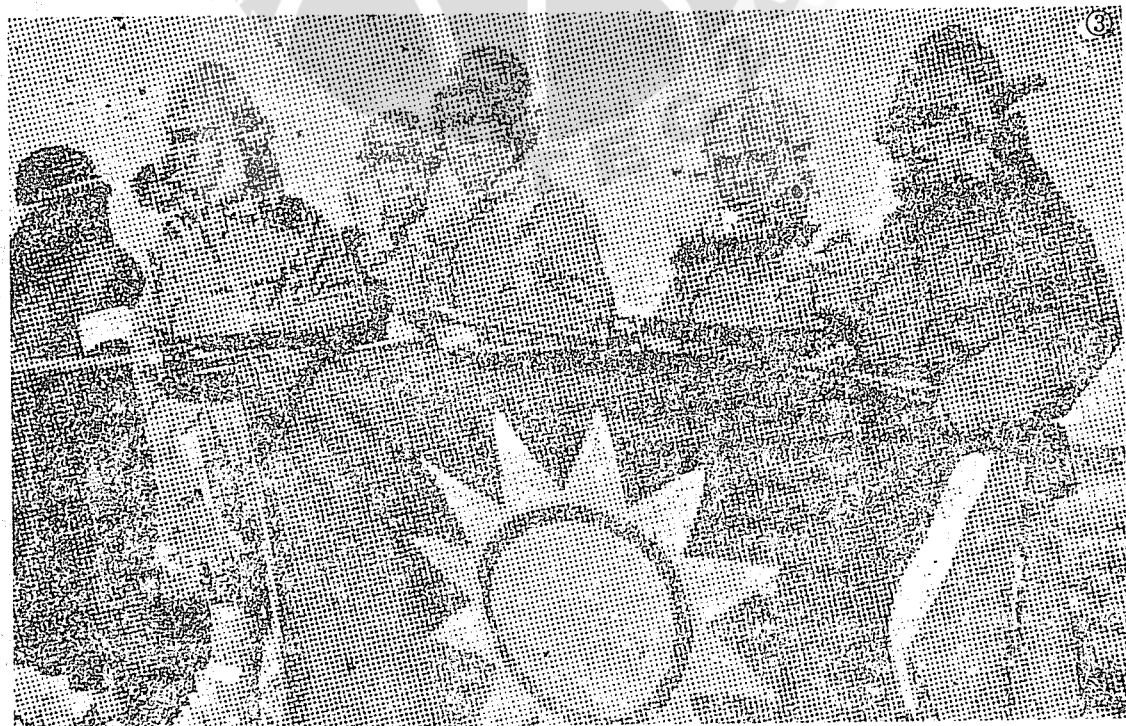


①

① 領導抗日義勇軍的馬占山。

② 領導抗日義勇軍的馮占海。

③ 日軍擄掠義勇軍軍旗。



③

裏。

商某說：「我們選定了許多地方，剷除荒草，翻鬆土地，撒下種子，等待收穫。老天幫忙，風調雨順，我們收穫很多糧食，吃飯已無問題。可以開墾的荒地太多，人力太少，冬天，派我兄弟回滿城老家，招攬窮人，前來幫同工作。蒙古人有時到這裏遊牧，我們效法他們，也從事畜牧工作，慢慢有了牛羣、馬羣和羊羣。糧食太多，運銷內地。荒草裏有藥材，尤其甘草，到處都是，隨意割取，便附帶運銷藥材。家鄉的人越來越多，別處的人也紛紛前來，我們開始作雜貨、洋貨等生意。父親有作粉絲的手藝，又作粉絲，銷行熱河、遼寧各地，大家給我們一個稱號：『商家粉坊』。先後來到這裏的滿城同鄉有一百多人，現已變成二百多家。初來時住在商家，吃在商家，喜歡什麼行業便參加工作，農耕、畜牧或各種商業。時間稍久，希望自行創業，給與資本和助力，有成就的，已有二、三十人，今天便是這些人的聚會。我家建造了一所大莊院，備有很多房屋和用具，陰曆年，滿城同鄉都全家住進商家粉坊，牛、羊、雞、鴨和各種食品都很多，大家動手大家吃，酒足飯飽，從事各種民俗娛樂，和輸贏不大的賭博，直到初五以後，纔各自回家工作。不久又要過年，到時我會迎接您和鄉親同樂。」

商某說完滿城同鄉拓殖開魯的概況，便請我坐上馬車，親自為我趕車。商家粉坊早已派人在巷外探望，遠遠看到馬車，便趕快回去報告，商家兩老和很多鄉親，都到門口迎接。到了屋裏，

把我讓到炕上，兩老各坐一邊，一人握住我一隻手，問東問西，也報告他們得意的事情。老太婆說：「我們來時只有一輛獨輪車，現在幾十輛卡車也運不回我們的家當。」說著，刻滿皺紋的老臉，透露出天真的笑意。

我陸續報告：「我家住在滿城縣南二區，父親是前清舉人，歷任河北省各地中學教員，後來任本縣本區區長數年。叔父是學習警察和法律的，民國初年，曾做你們東區巡官，後來歷任河北省完、唐、冀、大名等縣警察局長。」這時有人插嘴：「邵巡官！那位是邵巡官？」「那年你去坐班房的的就是邵巡官。」「抓我去坐班房的也是邵巡官。」「抓我……滿屋的人哈哈大笑。笑聲裏傳來另一種聲音：「開席啦！」大家分別入席，每位鄉親都來敬酒，直到酒闌人散，纔駕馬車送我回去。在車上我在想：若能長留開魯，作什麼事都很方便。」

開魯淪陷逃返北平

馮占海、馬占山兩軍轉進熱河，日本對東三省的控制漸趨穩定，便準備下一步的侵略，大概兵分兩路，一路攻取熱河，一路進攻山海關，威脅平津。攻取熱河，須先進據開魯，因此常有日機，在開魯低空盤旋。有一天，三架日機，飛進開魯空中，飛得比以前還低，衛隊隊副讓我出去看看。我到院子裏，鄭隊副視力銳敏，大聲喊叫：「快跑！向南跑，……跳牆！」糧店的圍牆大約六尺高，若在平時，我無論如何爬不上去，這時不知那兒來的神力，一躍便到牆頭，立即跳

到牆那邊。忽聽「啪隆一聲巨響，炸彈落在我窗前不遠的地方，炸成二個大坑，深有七、八尺。鄭隊副只顧照顧我，忘掉自己，等我跳過牆，想逃避已經來不及，便趕快退回室內。房屋很堅實，沒有倒塌，門窗則全部脫落。鄭隊副恰好被門板壓在下面，門板上面落有幾塊炸彈皮。如果沒有門板遮蔽，可能被炸傷，甚至被炸死。

鄭隊副，河北省安國縣人，家境貧苦，剛成年時，辭別媽媽，出外謀生。臨行，媽媽叮囑：「作什麼事都可以，千萬不要當兵！」他到了東北，沒有適當的工作，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，便參加義勇軍，想到臨行媽媽叮囑的話，不敢寫信回家。我勸告他：

現在不是當兵，是當官，應該寫信報告媽媽，並寫明通訊地址。」他說：「不！不能讓媽媽擔心，絕對不！」

這次轟炸過後，日機天天來轟炸，鄭隊副勸我每天吃過早餐，便到西門外草地裏隱避，轟炸過後再回來。我勸他一同去，辦公處留一兩個衛兵看守。他說：「不！不能怠棄責任，絕對不！」

誰知在另一次的轟炸裏，鄭隊副便被炸死在辦公處，遠在河北省安國縣的媽媽，將永遠不知道愛子的下落。

經過多次轟炸，開魯人心惶惶，又正在準備過陰曆年，日軍乘此時機，猛攻開魯，敗殘義軍，已是驚弓之鳥，東北騎兵第九旅，武器懸殊，也很難抗拒，開魯轉眼就會陷落，我便和兩位朋友，倉皇離去。歲除之夕，因疲累過度，投宿白



①



2

①義勇軍所使用的旗幟和胸章。

②領導抗日的東北義勇軍有馬占山、唐聚五等人，圖為馬占山將軍。

沁他拉蒙古包，環顧周遭，百感交集，乃譜永遇樂一闕，記述白沁他拉除夕情景：

「何事飄零，茫茫荒外，歲暮行旅。凍雪連空，邊烽照晚，毳幕權留處。燭燃羊尾，爐添牛矢，煮酒炮羔為黍。引匏樽、無言環顧，誰道新年如許。家山暗憶，雙親應是，坐對團團兒女。心繫天涯，神縈遊子，老淚同垂縷。此身縱得，功成萬里，也只淒涼愁苦。試看取、班超目斷，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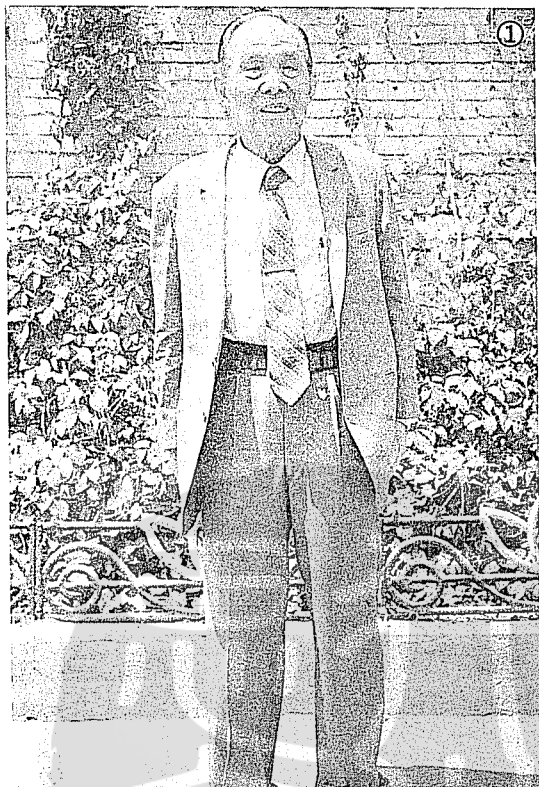
泉歸路。」

我們走到下窪，夜宿馮軍總部，馮設宴接待，情意勤懇，希望我留在下窪，幫同工作。次日黎明，我們還是起身，順著來時的道路，經硃硤科、葉柏壽、凌源、平泉、承德，穿越古北口，進入安定門，又回到北平。至友十數人，設宴洗塵，席間我曾賦七絕一首：

「烏夷未破歎歸來，羞向親朋把酒杯，一息幸存百戰後，狂瀾猶可共君回。」

我是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的學生，學業尚未修畢，適值新春開學，便重回師大，繼續修習。同在開魯、瞻榆從事義勇軍工作的朋友，則散處四方，各事其事。那段日子，雖艱辛危苦，亦頗堪回味，乃賦五言律詩一首，分別寄給他們，藉表懷念：

「虜騎窺遼黑，披堅共遠征，沙原秋試馬，毳幕夜談兵，風雪凌倭陣，關河建漢旌，歸來人萬里，誰與話邊情。」



① 作者邵培之近影。

② 作者邵培之（右）接受北京圖書館致贈榮譽證書時與該館

新舊任館長合影。

